附錄 11

臺灣必守鐵證

（又名「從固守台灣到反攻大陸」）

署名：諸葛明

世界兵學社 1950 年 7 月

清代史家魏源《武功記》說：「臺灣為中國之右臂，可富可強，可戰可守。」

X　　X　　X

臺灣抗清革命家朱一貴佈告天下說：「夫臺灣雖小，固延平郡王肇造之土也。絕長補短，猶方千里，重以山河之固，風濤之險，物產之饒，甲兵之足，進則可以克敵，退則可以自存，博我皇道，宏我漢京，此其時矣。惟是新邦初建，庶事待興，引企英豪，同襄治理，然後獎帥三軍，橫渡大海，會師北伐，飲馬長城，搗彼虜庭，殲其醜類，使胡元之轍，復見於今，斯為快爾！」

提　綱
小　引
一、海峽遼闊　二、地形有利　三、交通發達　四、糧食充足　五、財政不匱
六、內無敵患　七、防線堅固　八、兵力強大　九、指揮容易　十、外援必至
結　語
附　記
附
一、東方「凡爾登」— 臺灣
二、三線殲敵戰法
三、從《孫子兵法》證明共軍攻臺必敗
四、從克氏《大戰原理》論臺灣攻防戰

小　引

從八年抗日戰爭到今日反共抗俄戰爭，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存亡絕續的最大關頭，同時也是我們遭逢著一個最艱難困苦的時代。

抗日戰爭與反共戰爭，同是可勝不可敗，勝則國興，敗則國亡，以至一切文化倫理歷史皆亡，後者比前者尤甚。可是前者抗日戰爭是勝利了，後者反共抗俄戰爭呢？當抗日之初，一些悲觀失望者流都認為我以一個弱國對抗世界強國的日本，正等膛臂當

車，勢必失敗，迄政府退守重慶後，更感「沒日將臨」，所以當時聰明如汪精衛、陳公博等都投降了日人，甘為走狗。現在我們退守臺灣一小島中，其形勢尤險惡於當年的重慶，又有一些失敗主義者流，徬徨無所適從，以溜之外國和港澳為大吉，其實這都是由於他們認識不足的。雖說臺灣乃一彈丸小島，面積僅有三萬五千九百餘平方公里，人口七百餘萬，兵力八十萬，但比歷史上所謂「一旅興夏」，不知多若干旅，又比所謂「三戶亡秦」，不知多若干戶，所以我們不要妄自菲薄，只要能守得住臺灣，一遇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們便可得到民主國家充份的援助，配合各路盟軍，反攻大陸。今日世界反共的民主國家將必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法西斯國家一樣的聯合起來打倒共產帝國，正如打倒軸心國家一樣。美國國務院外交顧問杜勒斯氏最近在東京宣稱：「共產主義終將被自由世界擊潰。」又說：「自由世界的力量與奴役世界的力量若果衝突，唯一的結果，亦即共產主義建立的機構的崩壞，因它是虛偽慘酷，同時也是比較脆弱的。」更使我們相信必有重回大陸，又來個「最後勝利」的希望。何況中共的政治已日益腐敗，經濟已開始崩潰，人民已到處揭竿而起，尤其中共內部份子複雜，派系林立，勢必發生內訌和分裂，這樣，即使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只要我們守得住臺灣，亦可乘機反攻。又，倘若中共攻臺慘敗，或其他國際變化，我亦可乘勢打回大陸。

可是臺灣究竟能否守得住呢？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不可犯著宣傳家的毛病，尤不可引喻星相家的豫言，我們應置身於科學家的實驗室裏拿起顯微鏡來觀察和分析，才會得到真確的結論。

清代史家魏源說：「臺灣可富可強，可守可戰。」於今尤見至理，以下且讓我先舉出臺灣在這個反共抗俄戰爭中必守的十大鐵證，最後略論反攻大陸。

一、 海峽遼闊

前人說：「長江天險」，現在是沒有人相信了，不過臺灣海峽今日還可以稱為「天險」，老實說，如果是臺灣前面沒有控著這個天險的海峽，恐怕早已跟著福州、廈門而先後淪陷上。所以這個海峽，實是一道天然的萬里長城，也是臺灣必守的一個主要鐵證。

從大陸渡海攻臺，以由福建沿海為最短的路程，但由平潭島到淡水亦有一百海浬以上，至於由福州馬尾到基隆，則有一百四十海浬，廈門到臺中則有一百一十海浬，廈門到高雄則有一百五十海浬。如用機帆為渡海工具，須費十五至廿五小時，雖說海峽水深平均僅有二百公尺（東岸水深達數千公尺），平常風浪都很大，我們在四月天裏坐在三千噸的輪船上猶覺得暈浪，何況二三十噸的機帆！至於每年颱風季節則非渡海的天時，據日人的統計：臺灣颱風以每年八月為最多，占百份之四十一，七月九月次之，各占百份之二十二，十月百份之五，六月百份之六。每一次颱風多起自菲律濱呂宋之東北或東部的海洋，經過時間約二天至三天，風力甚猛，有時將舟吹飛上山（風速每秒鐘由八公尺至四十五公尺，普通為十六至二十二公尺)所以這個海峽絕非瓊州海峽可比。二十餘海理的瓊州海峽，共軍雖可偷渡，但這個海峽則不易偷渡，然共軍欲偷渡，則以選擇「順風順水」的天時（每年三四月間）及其他有兩個星期以上的波平浪靜的天時為有利，其海

空軍尤須先行擊破我海空軍而完全控制海峽，否則冒險偷渡，亦只有盡其「填海」的能事而已。

本來渡海攻略向是不易的，十九世紀拿破崙橫行歐洲大陸，雖擁有優勢的陸軍，只因海軍劣勢，不足以控制多維海峽，使他攻英的鴻圖只得化為烏有。德軍於第一次歐洲決戰時，由名將興登堡的統率指揮，始終未敢渡海攻英，到了第二次歐洲大戰，以希特勒蓋世之雄，乘攻下巴黎之餘威，亦未敢渡海攻英，不待說，也是由於海空軍的劣勢。以僅有二十二海浬距離的多維海峽，尚且如此，何況一百海浬以上的廣大險惡的臺灣海峽？至於盟軍一九四四年橫渡多維海峽，登陸諾曼第，向希特勒的「歐洲堡壘」進攻，其經過情形，倘若大家讀過這一戰役的統帥艾森豪威爾的《征歐回憶錄》，及蒙哥馬利將軍的《歐戰紀略》兩書，那你就可以推知朱毛是沒有資格渡海攻臺。常時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係經過一年的長期準備，如人工海港的設計製造，海峽油營的預備，進攻海岸工事的技術研究，和登陸海岸前後地區地形情報的搜集整理等。到了登陸時，不特海軍控制了整個多維海峽，始終未遇德艦，而空軍更出動了九倍於德機的力量，完全將德機擊退，控制了整個天空，並炸燬了德軍陣地，一夜戰之間，投彈達六千噸。在陸軍登陸數小時前，英第六空降師，美軍第一〇一及八二兩空降師均分別先行降落敵後，即所謂「空降部隊先行登陸」，然後機械化部隊，美第一軍團，英第二軍團力繼而登陸，在海軍和空軍的轟炸及密切支援——船艇的大砲、火箭和迫擊砲的掩護下，佔領海灘陣地，嗣後不斷增援，不斷推進，方完成了諾曼第的偉大登陸計劃。又如盟軍一九四三年登陸和佔領西西里島的成功，空軍佔絕對優勢，所用的陸軍達十六萬人，船艦三千

艘，卡車一萬四千架，坦克車六百輛，火砲一千八百尊，即擁有此強大軍力，經過激戰一月，方把德守軍三十萬人擊潰，取得完全的勝利。試問朱毛今日欲渡海攻臺是否有此準備和力量？

直至今日，朱毛的海空軍尚很幼稚，既沒優勢海軍控制臺灣海峽，亦沒優勢空軍控制臺灣海峽，掌握制空權，更沒大量渡海船隻及登陸的人工海港等設術，像這樣的「二仔底」，乃時時放言「解放臺灣」，「血洗臺灣」，不是欺己，也是欺人。然而俄帝將供給他大量飛機潛艇嗎？——尚非其時，外強中乾的俄帝，遽敢出此？（因足以立刻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至於最近接濟他僅有油量四十分鐘的噴射式戰鬥機三十架，在供他防空，那裏談得上控制臺灣海峽和攻臺。

還有由於國軍固守著外圍各衛星島嶼如金門（此島為臺灣最重要的前衛，由胡璉將軍坐鎮，曾擊潰登陸共軍，造成大捷，又屢經加強防禦，已成守而必固的鋼島。）東山、馬祖、大陳及澎湖等，可把此海峽變化成臺灣的內湖，使共軍不敢越雷池一步。又由於強大海空軍的活躍，可使臺灣海峽變成天羅地網，共軍一進入其中即遭殲滅，雄哉臺灣海峽！強哉臺灣海峽！

二、地形有利

臺灣在地理上的必守條件，除上述海峽遼闊外，尚有山嶽森林、海邊濘泥的諸有利地形，雖說地利僅為戰鬥的補助因素。

據日本地質學家的研究：臺灣原為福建的淺海底，到中生代末期，新生代初期，以地質的變動，火山的運動，才有牠的出現。我們一看模型圖，便很明顯地知道牠是一個多山之地，在軍事上利於守，不利於攻。東岸自北部三貂角至南部尖端——鵝鑾

鼻之間，山岳矗立，逼近海邊，尤以蘇澳新城之間，為中央山脈長驅入海之所，長六百公里左右，均為斷壁懸崖，怒濤拍岸，驚險無比。此外臺東山脈的東麓，亦為山腳吻海，勢極險峻，且航程迂遠，凡此均足使共軍難於登陸，而我無須分派大軍防守，而得以節約兵力，集結大軍以防守西岸。共軍當來自西岸，然沿岸的海灘之中，有三分之二為濘泥地(餘為沙灘較易登陸，但大船亦不能靠岸)這也是不便於登陸的。海岸沿邊，珊瑚礁的三角洲頗發達，亦不能停泊巨艦大輪。可容巨艦大輪的港口，除水深港闊的基隆、高雄（及澎湖的馬公）外，餘為淡水、後龍、鹿港、東石、布袋、安平、東港等港口，祇能供小型汽船及機帆漁舟的出入而已，然均已築有防禦工事，極難登陸。

此外，我們再看臺灣境內的地形，除南部從臺中經嘉義而至臺南的廣大平原，面積達九千二百餘平方公里，無天險可守外，餘多屬林木蔽天的山地，加以雨量甚多（平均每年雨量達二千四百毫以上）亦不利於共軍的進犯。

不過於此卻有人以為臺灣地理上有一個大弱點，即澎湖列島峙其西，足供共軍利用為攻臺的跳板，昔鄭成功攻臺，係先取澎湖後取臺灣，清將施琅攻臺，亦先取澎湖後取臺灣，當時施琅有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則臺灣不攻自破。」固然，這在當時的戰法上應是如此，但我們要曉得：當時澎湖的失守係由於防務的空虛，守軍不足，尤無海空軍足以控制澎湖至廈門的海面。同時亦因臺灣沒有強大的兵力，故澎湖一失，臺灣不保，並非怪事。且又要曉得：當時荷蘭人在臺灣係以二千二百名的兵力對鄭成功驕勇善戰的二萬五千人，失敗當所不免，其退守

紅毛城作因獸之鬥，尤抵抗了九個月，方開城投降。至於鄭成功之孫鄭克塽之失臺，乃由於乞和投降，並非經過戰鬥。可是今日澎湖呢？澎湖西距廈門一百零三海浬，向稱險要之區，其間島澳叢雜，風浪疾急，暗礁淺沙，處處皆是，且有黑水溝，水色如墨，航路不易辨識。稍一不慎，即會漂流至南洋。現我駐有重兵，並據有近代化的馬公要塞，且有飛機軍艦足以控制海面，萬一告急，臺灣之兵即可於數小時內到達，故澎湖絕不會失陷的，縱使失陷，然以我擁有優勢海空軍，仍可控制澎湖至臺灣的海面，尤以此海面最短距離由澎湖至東石二十四海浬，至臺南為五十二海浬，至高雄為七十六海浬，亦非容易橫渡，何況臺灣又擁有最強大的陸軍，其不能以古律今明甚。

三、交通發達

英國軍事家哈利斯在其名著《交通決勝論》一書曾強調「交通為戰略的要素。」又說：「交通主宰今日大戰。」再說「兵法精華在於交通。」交通在戰爭上的重要，已可概見。昔毛奇指揮作戰，常用一張歐洲鐵路地圖為根據，充份運用了鐵路的運輸力，故他能以六個禮拜解決普奧問題，兩個月進入巴黎，完成德國速戰速決主義。他並認為：「建造鐵路，此砲臺格外重要。」國父孫中山先生亦說過：「至強國一節，譬如中國有二百萬兵分佈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人，以三十萬兵即可以制我而有餘，蓋人以三十萬兵敵十萬，非敵二百萬也，與無兵同，若助以鐵路交通，有兵百萬已足。蓋運輸便利，不過數日可到，分之雖少，合之則多，以百萬敵三十萬，加以主客異勢，蔑不勝矣。故鄙人以為欲謀強國，亦必自擴充鐵路始也。」現臺灣鐵路全長計

有一千六百餘公里，支幹縱橫，由南至北且有雙軌敷設，這正便於軍隊的調動及補給，然而臺灣不特鐵路發達，公路亦很發達，全長計有一萬七千餘公里，路基橋樑均甚堅固，正適於摩化部隊及機械化部隊之用。總之，臺灣有此發達的交通網可供利用，倘若共軍不顧一切，冒險來攻，當其灘頭陣地未建立之際，我的大軍已馳至，即是說，我對於登陸的共軍，隨時隨地可以集中優勢兵力，猛烈砲火，予以澈底殲滅。此外對於支援澎湖列島則有大量商船、兵艦、飛機可供運輸，迅速異常，共軍決難得逞。故臺灣現擁有陸軍六十萬，可等當年分散在國內五百萬兵之用，即當時徐蚌會戰，我亦未集中有此強大兵力。至於共軍現有可供運兵的船隻，如大小登陸艇僅有二十餘艘，及其他商船與機帆，極其量可運兵十萬人渡海而已。然此十萬人浩浩蕩蕩的渡海，可能全部被我海空軍的火力擊滅，即不能全數擊滅，亦必能擊滅其一半，於是祇有五萬人能夠渡海登陸，然以五萬人對我六十萬人，像這樣的眾寡懸殊，除全滅之外，還有何話可說！

前人在臺造下這麼多的鐵路與公路，所謂「天造地設」，尤無此完善，真不啻於無形中奠定了我們守臺必固的基礎了。

四、糧食充足

糧食與戰爭有密切關係，糧食的有無足以決定戰爭的勝敗。昔張巡守睢陽的失敗，即由羅掘俱窮。上次歐戰德國的失敗，亦由於糧食缺乏，　國父於此說得很詳：「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步隊，砲隊和騎兵隊，海裏的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德國都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

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這是甚麼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士兵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不夠，當歐戰時候，許多農民都去當兵，生產減少，糧食更是不夠，所以大戰四年，歸到結果，便是失敗。由此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可是今日臺灣的吃飯——糧食問題是怎樣呢？臺灣西部平原，土地肥美，產米甚豐，向稱有餘，從無不足。惟去年來，因軍民的不斷增加，又須負擔海南舟山軍民的糧食，而去年米的產量僅有一百二萬噸，致略感不足，須仰給洋米，糧食曾一度發生劇烈波動，每擔漲到一百二十元。政府早有鑒及此，乃購入大宗肥料分配農民，推行增產運動，豫算今年可增產至一百四十萬噸，除自給外，尚有餘米輸出，故最近以新谷登場，及洋米的湧到，糧價已回跌至七十元左右，人人莫不喜形於色。臺灣今後有此充裕米谷，人民便可足食，不致發生饑荒，而引起內部的騷動。軍隊亦可足食，不致枵腹從戎，意志消沉，倒戈相向，反以軍民皆足食而措臺灣於磐石之安。然造成足食的現象是誰呢？——臺灣農民，現在臺灣農民雖未參加戰鬥，而其偉大的增產工作，實與戰鬥同等重要。英人說：「糧食是戰爭的軍器，農村是兵工廠。」真有所見而云。

大家總會記得吧：一九三八年徐蚌大會戰，邱清泉兵團與黃維兵團各被共軍層層包圍，糧食斷絕，當時我最高統帥部雖不斷派遣機群前往投糧，終以杯水車薪，飢寒交迫，便瓦解了。可是今後守臺灣國軍會罹邱黃兵團的厄運嗎？不會，決不會，縱使第

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俄帝能把我海外交通完全封鎖了，而由於臺灣糧食的有餘，亦不能給予我任何打擊。

可是臺灣不特糧食有餘，而且工廠交通及民生一日不可無的燃料——煤炭與電力亦有餘，這真是得天獨厚，成為我持久戰的堅強基礎。

於此，我應附帶一說的：昔鄭成功守臺，曾採取寓兵於農之法，用能足食強兵。彼告諸將士說：「為政之道，在於足食，足食之後，乃可足兵。今賴皇天之靈，諸將之力，克有茲土，豈敢為宴安之計！然而食之者衆，作之者寡，倘一旦匱餉，師不宿飽，則難以固邦家。今臺灣土厚泉甘，膏壤未闢，當用寓兵與農之法，庶可以足食足兵，然後觀時而動，以謀光復也。」又說：「充國之屯羌中，諸葛之屯斜谷，羌維之屯漢中，杜預之屯襄陽，而後戰無乏糧，軍無饑色。……有事則執戈以戰，無事則負耒而耕，而後可以圖長治也。」今日國軍數十萬集中於臺灣，雖無缺糧之虞，已如上述，但應學習鄭成功治軍的精神，提倡軍中生產，以謀改善官兵生活。規定部隊除訓練之外，還需勞作，即利用暇時墾荒種菜，養雞補魚，務使每一官兵都吃得胖胖，雄糾糾。不然，個個面黃飢廋，氣衰力弱，縱日勤操練，亦無用處呢！

五、財政不匱

德國經濟學家說：「戰爭的決勝，是決定於劍，也是決定於金，尤其是金在戰爭的進行中及終結時更表演著不可輕視的作用。」誠以近代戰爭是金錢的大消耗者，故有「一曰金錢，二曰

金錢，三曰金錢」的名言。尤以長期戰爭為然。所以現在臺灣有許多人不憂共軍的來攻，而憂我財政的崩潰。

現在政府財政的支出，十分之八以上用於軍費，而臺幣已發行到一億九千八百五十萬元，今後為穩定幣值，當不能再增加發行，超過「兩億大關」。如果專為供應軍費開支，而濫發通貨，勢將引起人心不安，物價漫無止境的上漲。軍民生活愈加困苦，民心士氣必益消沉，前途至可危險！雖說臺省每年收支頗有盈餘，但仍不足供應此龐大八十萬陸海空軍的支出，所以政府祇可於國庫中提取黃金以為彌補。但國庫所存金銀有限，長此下去，勢非枯竭不可。而為打破這個危機，必須另想辦法，辦法為何？一曰發行公債——如已發行愛國公債，二曰發行獎券——如已發行並繼續發行愛國獎券及有獎儲蓄券，三曰征收新稅——如已征收防衛捐，四曰增加生產——如已增產米、煤、鹽等（及實行洋煙洋酒公賣），五曰爭取美援——如自今年七月起，即可運用四千萬美元，每月約為三百三十萬美元，明年度又可運用七千餘萬美元，如果能夠再打幾個勝仗，並穩定了臺灣，則美援亦可隨時增加的。此外如出售日產房屋，整頓公營事業，亦可增加收入，尤以能向海內外豪門富戶強迫徵借，更可解決困難，因為臺灣如不保，中國亦永淪於萬劫不復之境，則彼輩財富亦將同歸於盡，所以我們應打通他們的思想，使其樂於輸將。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說：「不要國民什麼，只希望國民出血，出力，出汗。」又說：「要人民捐款，捐獻，捐獻到自己痛苦的時候，我們這個戰爭才能完成。」我們同胞應三昧斯言。

總之，只要政府想辦法，人民又予支持，沒有不解的財政問題。

可是有些人因目擊中共近日在國際市場上貶低茶價鹽價，以謀打擊臺茶臺鹽，便又想到中共將對臺灣金融與工業予以擾亂和破壞——造成經濟崩壞而拖垮臺灣，其實這未免過於杞憂。第一、由於經濟間諜已次第肅清，及對擾亂金融的奸商，檢視極嚴，一經補獲，即處極刑，已使無從售其慣技。至於破壞工業一項，以其尚未擁有優勢空軍，斷不敢以劣勢空軍來襲，縱冒險夜襲，以我空軍升空截擊，及防空砲火的猛烈，除慌亂投彈外，斷難炸中目標——工廠。

所以今後臺灣的經濟財政決不會崩潰，陷於抗戰時代的狀態，而可安然渡過難關，使戰費不匱，一直支持到打回大陸為止。

六、內無敵患

古人說：「安內攘外」，這也是說，不能安內便不能攘外，現在臺灣呢？內部沒有武裝土共的擾亂與牽制——「內安」，那麼自然可以專心併力「攘外」，對付渡海來攻之中共，不侍說，這又是臺灣必守的一個鐵證。

我們試一檢討這次海南的淪陷，而由於內有馮白駒的為患，實為一大因。馮白駒盤據海南多年，中經多次圍剿，未能將其消滅，廣州失守後，林彪負責攻瓊，便集結大軍於雷州，採取滲透方式，不斷以共軍渡海竄入山區與馮匯合，造成海南內部的大威脅，於是到了四月十六之夜，便向海南發動攻勢，出動機帆數百，兵力萬人，偷渡海峽，一經偷渡登陸成功，山區馮部便傾巢

而出，響應林彪，使我軍前後受敵，陷於極不利的態勢，於是只可奉命實行撤退了。

現在臺灣最有幸的，就是沒有這些先天的內患。本來臺灣山高林密，乃一理想藏敵之所，但以過去日人警察制度的健全，戶政辦得很好，不特匪盜絕跡，且造成「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現象。否則，現在阿里山、新高山一帶藏著數萬土共，準備響應渡海來犯的共軍，那就難保證臺灣無事了。可是現在臺灣境內不特沒有武裝土共，所有共諜亦幾被消除淨盡。據最近自新而前經政府逮捕之共諜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廣播說：「中共兩三年來獲得的勝利，主要的憑藉是：『內應路線』，與『分化政策』，但是對臺灣這一切有利條件都沒有了。因為我們在臺灣的工作失敗了。我們在臺灣的組織全部破壞瓦解了，我們不但沒有一枝槍可以給你們做內應，連一個執行分化的細胞也沒有了，被捕的都已彼捕，未被捕的十九來自守投降了。」已可見一班。

此外，卻有些人懷疑臺灣人將靠不住的，因臺灣人自經「二二八」事變後，很不滿政府。可是你錯了，臺人向是守法的，二二八事變，雙方均有過失，且政府對於肇事者已作寬大處理，重歸於好。雖有少數陰謀份子逃匿國外，號召所謂「臺灣獨立運動」，亦決不會發生任何作用的。尤以政府年來厲行「三七五」減租，實行勞工保險，安定金融，及進行糧食增產與地方自治，更促進臺人對政府的信仰與愛戴。所以一遇變故，臺人唯有協助政府作戰到底，決不會為敵內應的。何況中共在大陸上苛政百出，原形畢露，已騙不了臺人，而臺人亦早具「漢賊不兩立」的決心。

朱毛一向「不打沒有內應的仗」，今日臺灣沒有人做你的內應，難道你敢進兵嗎?

七、防線堅固

臺灣的防線，本可分為：（一）東南沿海防線——即俟共軍集中將渡海時，我乃以空海軍擊破之。（二）臺灣海上防線——即俟其渡海至半途時，我乃以海空軍擊潰之。（三）臺灣海岸防線——即俟其接近海岸將登陸或正登陸時，我陸軍即憑其堅固工事發揮火力，并聯合海空軍以澈底殲滅之。不過我在這裡所要說的，僅限於第三者，即海岸防線。世界著名的陸上防線如法國馬奇諾防線，德國西格弗里防線，以我們今日臺灣的海岸工事比之，當是小巫見大巫。至說到世界著名的海岸防線，如德國於第二次歐戰中於法國海岸一帶所構築的海岸防禦工事，即稱：「大西洋鐵壁」或「大西洋防線」，其內容據蒙哥馬利將軍著《歐戰紀略》一書，有如下的記載：「法國塞納河灣一帶，陣地編成，係採線的方式，配合較強的據點，守軍係陣地戰素質較差的部隊，砲兵陣地都有裝甲和水泥的掩蔽部，可以抵抗海軍和空軍的轟炸，並且有大量地雷，鐵絲網和障礙物予以加強。海岸低地加以泛濫，尤其在卡侖坦河的沼澤地區，海灘佈設地雷很多，灘後岩壁也予以加強延長，做戰事的障礙物。海灘和附近海水又裝設障礙物，障礙物又附以地雷使登陸艇不能安全通過。這種障礙物，有立軌、枕木、鋼錐、鋼墩等方式，並都附有觸發地雷……隆美爾視察之後，又加速裝置於水下障礙物，範圍更廣，海岸砲兵陣地增加了，掩蔽和掩蓋也大量構築，氾區也加大了。凡可以供傘兵降落的地方又開始構築障礙物，如木樁、木柱和觸發地雷

之類。」以我臺灣海岸工事比之當為遜色。不過我卻有為大西洋防線所無的基隆要塞，高雄要塞及澎湖的馬公要塞。這都是很堅固的，自非共軍以步兵為主的渡海部隊所能攻佔。

臺灣海岸線長達一千一百三十餘萬公里，而易於登陸的地點則為西岸，所以日人統治臺灣時，就在西岸構築了有名的基隆要塞及高雄要塞等。現我們除利用這些要塞外，並於共軍可能登降地點增設堡壘及佈置障礙物，其內容雖是祕密的，普通人不得而知，但據我的推測，應是：第一道水雷地雷，第二道鐵絲網及其他障礙物，第三道堡壘及砲兵陣地，如將來財力物力許可的話，當再予以加強和擴大。以這樣堅固的工事，守以勁旅，又配以坦克群及陸海軍的助戰，必可逐個擊滅當面登陸的共軍，使其不能立足，向內伸展。所以這條防線，我們應給牠個定名，稱為「復興防線」，或「反攻防線」，即是說：只要固守著這條防線，便可進而反政大陸，復興中華民族。但于此卻有人說：共軍來如配合有降落傘部隊先在我防線後降落，將若之何？我說，現在共軍的降落傘部隊幼稚得可憐，還談不到配合登陸部隊作戰，且在我優勢的空軍之下，如敢冒險出動，亦必被擊落，或為我地面部隊消滅。

又有人說：臺灣的防線雖堅固，但徒有堅固的物質防線也是無用的。正如孟子說：「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所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軍和，故必須同時建立堅強的心理防線才可。不錯，這真是言之有理。但今日臺灣的士氣已和昔日大不同，每一官兵，均已深明大義，認識敵人，同仇敵愾，鬥

志沖天，不特誓與臺灣共存亡，且誓必打回大陸，有此心理防線，那麼物質防線當更可加強了。

孫子說：「善守著藏於九地之下」，又說：「守而必固者，守所不攻也。」（即守其無從攻破的防線）現已可於臺灣防線見之，惟再願當局三昧斯言！

八、兵力強大

現代戰爭仍以武力做為骨幹，而決定武力戰的勝負，則視乎兵力的強弱。泰西兵家以克勞塞維慈為代表，在其「大戰原理」上，力主兵數優勢主義。惟我國兵家則一向主張「兵在精不在多」、「以少勝多」、「以寡克衆」。可是我們臺灣的兵力現有多少呢？比共軍多，抑比共軍少？比共軍優勢，抑比共軍劣勢？悲觀者說：我不如敵，樂觀者說：我已可反攻。本來兵力的大小優劣沒有絕對的，祇有比較上的大小與優劣。據我的研究，現我守臺的兵力，海空軍固比共軍強大與優勢，即陸軍亦比共軍為強大與優勢。本來在陸軍方由，中共現擁有八百萬人，但一次所能渡海登陸的僅有五萬人，已如「交通發達」一章所述，不是說明了我比共軍強大與優勢嗎？以下我且再來一檢討我陸海空軍實力：

一、陸軍：現我守臺的陸軍，官兵共有六十萬人，其中除孫立人將軍埋頭訓練的新軍，並原駐的其他部隊外，便是最近由海南撤回的部隊六萬人，由定海撤回的部隊十五萬人，這都是身經百戰的老部隊，均經統一編制，提高待遇，加強訓練，改善裝備，當可養成為勁旅。今日臺灣擁有此龐大陸軍，以其面積來說，真是達於飽和點，亦非亞洲各國所可比擬，加以將材濟濟，

士氣昂昂，大有北伐時代的氣象。此外，尚有蔣緯國將軍的戰車部隊，各型戰車達千輛以上。此一「流動堡壘群」，其戰鬥力之強，為共軍「可望不可即」。復有正在訓練中的降落傘部隊，這些「天兵」，守臺或用不著，反攻大陸即不可缺。

二、海軍：由桂永清將軍所建立的海軍，自塘沽保衛戰，安慶保衛戰，上海保衛戰以迄最近萬山群島的保衛戰莫不立了光輝的戰績。估計所有大小艦艇，約有四百艘左右，以視共方以投降的小型砲艇五十餘艘為海軍主力，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且我所有艦艇均裝有最新武器，戰鬥力極強，向皆掌握制海權，確保臺灣海峽，使共軍的機帆不敢闖進臺灣海峽一步，並予共區以封鎖，兩年來截擊的船隻為數亦不少。不過在臺灣保衛戰上，我們還可武裝數百以至數千艘的商船漁船，或大量製造小型砲艇以對付共軍的「船海戰術」，方可將其擊潰，使不得登陸。老實說，現在臺灣已非大陸性國家，而變為海洋性國家，故為保衛臺灣而建軍，就應參照英國，特別擴充海軍。

三、空軍：由周至柔將軍統帥的空軍，自剿共以來，貢獻至大，戰績卓著，投共者固少，被俘逃回者尤多，真是難能可貴！現有機數大概由五百至一千架，皆為美製的 P38 型驅逐機，P51 型野馬式戰鬥機，B24 型重轟炸機，B25 型輕轟炸機及其他各式運輸機等，據傳亦已擁有噴射式戰鬥機，空軍人員達十二萬人，更非僅有五十架可用的飛機（按共方所獲得我飛機及日式飛機共有二百餘架，多為破舊不能用者）及飛行員亦少的中共空軍可比，故我得掌握制空權，並經常出動，予共方船隻及一切軍事設備以嚴重破壞，而阻遏其攻勢。

至於我儲蓄的彈藥器材油料等軍用品，起碼亦可供兩年之用，像這樣強大的陸海空軍，實為臺灣歷史所未曾有。荷蘭時代，鄭氏時代，滿清時代固勿論，即太平洋戰爭時代的日本守臺兵力，陸軍不過十六萬人，飛機八百架，艦艇四百艘，戰車九十九輛，已使美軍避而不攻，何況此我劣勢的共軍！所以就兵力說，臺灣已可永遠固守，不待智者而知。最近杜魯門總統曾表示說：「臺灣本島的力量，足以防禦該島。」我想不是虛發的

九、指揮容易

今日我們很客觀地檢討我軍過去大陸上的失敗，其原因雖多，但指揮的困難與錯誤，不能不說為一大因。而造成指揮的困難與錯誤：第一、由於機構繁雜，互相牽制，各事推諉。第二、由於派系軍隊不聽指揮。第三、由於地方遼闊，交通困難，兵力分散，不易集中。第四、由於軍紀廢弛，賞罰不明。第五、由於「不知已，不知彼」。所以往往弄得每戰必殆，致令「豎子（指未毛）成名」，迄今思之，猶有餘痛！

可畏現在臺灣的情形已大不同了：第一、指揮機構刷新，簡單靈活。第二、軍隊已冶為一爐，無派系之分。第三、臺灣面積不大，交通通訊事業又發達。第四、退路已絕，人人深知靠攏失敗，非聽命不可，尤非拚命不可。第五、紀律嚴明，信賞必罰，尤以最近一巨奸吳某陳某之伏法，及朱某李某之分別判處十五、十二年徒刑，更使軍威一振，命令如山。這樣，自可確實掌握部隊，而促成指揮容易了，指揮既容易，於是在未來的大會戰上，便可依照原定的計劃而進行，充份發揮戰略戰術的價值，不論多少共軍渡海來攻，亦必遭我擊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像美國艾森豪威爾，麥克阿瑟，英國亞歷山大，蒙哥馬利諸名將，他們所以能夠輝煌地完成任務，實由於指揮容易，如機構、交通、紀律、情報等的適應要求，且因比而造成他們工作的簡化，精神的集中，愈發揮其指揮上的效能，用能提前收穫擊敗德、日、意的偉大戰果。至於我國古書上所謂「指揮若定」、「指揮裕如」，這也是就指揮容易而言。歷代名將亦往往先造成指揮上的容易以取勝的：昔韓信於井陘口佈背水陣以擊趙軍，這由於活用孫子「置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然後存」的原則，使全軍不得不各自為戰，又如孫子所說：「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其指揮的容易如此。無怪其大敗趙軍了。還有孫子吳宮教戰，而斬吳王愛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而先斬齊王寵臣莊賈，都是為造成鐵的紀律，而便於指揮的。蔣百里先生曾說過：「現代戰爭，一個連長在戰場上無法可以照顧全連人，所以連長在平時教練士兵，到了戰場上能照他所講的自動去做，這算是一個好連長。空軍的紀律，尤其要出於自動。」他的所謂「自動遵守紀律」，不待說，也是為謀指揮上的容易的。由這些史例與理論，對於臺灣的必守亦可推知過半了。

倘若今日臺灣的軍事仍同大陸時代一樣的糟糕，上級指揮不了中級，中級指揮不了下級，有的陽奉陰違，有的陰謀內應，那麼臺灣的前途就危險了。而我所以敢斷定臺灣必守，亦由於發現臺灣的軍事指揮上不會發生這種毛病。

清代名將胡林翼說：「整則勝」，所謂整即整肅，整齊，整個，這樣自易於指揮，而完成任務。今日臺灣的守軍，已逐漸達

到這個標準，所以我們就不必擔憂將來在作戰指揮上發生若何困難與漏洞。當可如孫子說：「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不過我們還要不可忽略孫子所說：「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的名言！

十、外援必至

依於上述，可見臺灣是具有獨立作戰的條件，而且可必守的，但仍須外援的源源而來，雖說我們不可存著依賴的心理。

因為臺灣必守，方可爭取外援，有了充份的外援，則臺灣更可必守，亦可實行反攻。

今日臺灣是中國反共的最後基地，其地位的重要，實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如果再陷入共軍的魔手，則蘇聯佔領中國的工作便告完成，而毛澤東的政權亦愈趨穩固，再乘戰勝之餘威，挾其龐大的人力物力向外伸張，不特可以囊括整個亞洲，且可威脅整個世界。過去美國對華政策，因一誤再誤，皆使臺灣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國務院有些妥協份子，竟謂臺灣無戰略價值。惟國會大部份議員及國防部要員則持相反的見解，一向重視臺灣的地位，尤以派駐遠東的將領為然。最近麥克阿瑟授意高級幕僚發表談話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而足以證明臺灣的重要。凡稍讀過最近歷史的人，都知道日本利用臺灣的機場和高雄港便控制了整個中國海岸。日本復以臺灣為空軍基地，掩護自臺出發的水陸兩棲部隊攻入菲律賓。日本在澎湖列島有完善海軍訓練場，就臺灣對美國的防線說，它可以截斷我們在克拉克琉球的一線基地。」又說：「臺灣有高度適中的山脈和很多平野，實為一最理想的基地，高雄港之佳良，遠非日本南部各港及馬尼拉所

可冀及。」太平洋艦隊司令雷福德上將亦說：「臺灣如淪於蘇聯手中，對美國的防務將成為一嚴重威脅。臺灣灣在時局緊張的時候，可以成為一極主要地位。」又，過去日人曾利用臺灣的基地向美國施放若干氫汽球。今後如陷於共軍之手，則俄帝將用為對美實施細菌戰的基地，並作為西南太平洋的潛艇根據地。其重要性有如此，所以最近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國防部長詹森到東京與麥克阿瑟元帥舉行重要會議，而關於臺灣問題，麥帥和他總部高級官員與及海空軍的高級官員均向布詹兩氏建議：「臺灣對於美國遠東防務有戰略重要性，阻止臺灣落入中共手中，對美國有利害關係。」而主張「美國派軍事代表赴臺並繼續予臺灣以協助。」因此，我想美國務院必很快改變過去的消極政策。不過問題還是在我，如果我們不肯爭氣，不事改革，仍如大陸時代一樣的腐敗無能，即使美國派來一個軍事代表團及供給我多一些物資，亦無多大用。又，即使美國派兵幫忙我們立刻打回大陸去亦非我們之福。好在我們近已勵精圖治，整軍經武，日有長進，用能穩定臺灣至於今，故上月又得杜魯門總統批准四千萬美元的援款，雖為數無多，祇要我們好好運用，有一分的援助，便有一分的表現，則不愁沒有更充份的援助，如經濟援助，技術援助，軍事援助。

此外，只要我們守得住臺灣，則國際正義必可由蘊釀而成熟，如所謂「國際義勇軍」、「國際志願空軍」，亦必翩然蒞止！只要守得住臺灣，則我們亦可促進亞洲軍事同盟的建立。

還有一件可引為自慰的，即臺灣地理形勢，四通八達，有空路，有海路，對於外援的人員物資均易到達。不似抗戰時期的西

南，山岳環繞，距海太遠，祇有遙遠的空路，須由印度越過八千多公尺的喜馬拉亞山最高峰。

總之，只要我們守得住臺灣，外援不特必至，而且易至。

結 語

我們看了以上的十大鐵證，便可曉得臺灣是一座鋼島鐵城，不特可以固守，且可反攻。臺灣正如東南海上的燈塔，光芒四射，使大陸同胞有所遵循，走上反共抗俄的光明大道。

尤其自蔣總統復職後，使我們更深信反共抗俄戰爭必可得到最後勝利！

以上十證，都是人人所共見共聞的事實，決不是一種向壁虛構的謊言。倘若朱毛讀到這一本小冊子，他必掩卷嘆道：「我不敢攻臺了，攻臺之難，難於登天！」

古人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所以一切悲觀失望者，旁觀中立者，以至所有失敗主義者讀到這一本小冊子，就應自去其心中之賊，不做外逃之想，翻然參加反共抗俄的戰線！

其次，臺灣既可守，我們便要準備反攻，因為守臺即為反攻，守臺而不能反攻，終必失敗，守臺而不準備反攻，亦必坐失時機。如果今日臺灣尚在風雨飄搖之中，當然不配談反攻，即談反攻，人家亦唯付諸一笑。可是。因我臺灣已具有上述十大的必守鐵證，尤其自最近美國軍事首領在東京會議之後，國際形勢更於我有利，故我應加緊作反攻大陸的準備。但怎樣準備呢？鄙見以為：第一、要準備反攻計劃——如分兵幾路，登陸何地，攻擊目標，會師地點及如何動員等，此等計劃草案，尤須準備二三

套，以便臨時斟酌去取，而免腳忙手亂。第二、準備反攻將材——將帥為一軍之主，亦即勝敗的決定者，倘若不能知人善用，如趙用趙括抗秦，而招致長平的慘敗，那就噬臍莫及了。故應平時豫為考察與內定，但此種反攻將材的選拔，決不能限於資格與歷史，應有漢高祖「登壇拜將」之風。第三、準備反攻幹部——如所需的軍警、政治、經濟、交通、教育等幹部均須加以新訓練，使變為收拾河山再造中華的救星，不可任其變為「劫收」敗類，使抗戰勝利的接收現象又重演於反攻之後。

但在未向大陸實行軍事反攻前，我們先得實行政治進攻，如宣傳戰，間諜戰等，務使共黨內部分裂，軍心動搖，民心向我，而對遍佈於各地的百餘萬游擊隊，尤須與之保持聯絡，並儘其可能予以接濟，使其日益壯大，以響應我大軍的反攻。

至於反攻時間，遲則兩年，快則一年，或許再提前亦未定。只要時機一成熟，便可立即反攻，而反攻之勢，必如秋風掃落葉。

最後我再鄭重地告訴大家：

臺灣是必守的，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倫三島」。

反攻是必勝的，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反攻歐陸。

三九、六、廿二日完稿

附　記

本書正值脫稿付印時，即見報端發表杜魯門總統已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防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的消息，更可證明本書所說：「外援必至」的正確，同時也證明了我力斷臺灣必可自力固守，并非一種宣傳的詞令。

今後臺灣既有美艦參加防衛，當可更慶安全。（但共軍並未放棄攻臺之念，臺灣所受的脅威亦未完全消除，仍請注意！）尤以國際形勢日益緊張，俄帝竟公然嗾使北韓進攻南韓，相信我今後必可獲得更多的外援，所以臺灣不特在朱毛的覬覦下可以守得住，即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亦可守得住，且可反攻。

此次美艦之來，證明我反共抗俄已有轉機，至可興奮。惟我為反共抗俄而守臺以至反攻，只能以外力為補助，不能以為主體，人不能永遠助我，亦不會用全力助我，我亦不能作此希望，更不應存偷安和僥倖的心理。否則，自己不努力，不謀自力更生，唯賴他人，決無好果。故我們更應知所警惕，發奮為雄才可。

三九、六、二十八日

附一、東方「凡爾登」— 臺灣

臺灣是東方的「凡爾登」。第一次歐戰德皇太子親率達六十師大軍進攻法國凡爾登要塞，結果死傷了五萬人，依然無法攻陷。今日據有大陸的朱毛對於這個要塞化又阻以海峽的臺灣，縱以十倍於當年的德軍兵力來犯，也只好呼莫奈何！

因為臺灣的攻防戰，將是現代世界上一個最新型的戰爭，而此一新戰爭的進行，必須先求其能夠控制臺灣海峽。然臺灣海峽的控制，不在陸軍，而在於海空軍，如果朱毛沒有優勢的海空軍，僅挾其龐大的陸軍來犯，如不失敗，實無此理。試看當年橫行歐陸的拿破崙與希特勒，陸軍之強，無與倫比，始終不敢橫渡多維海峽，進攻英倫，便可想見了。

人海戰術，在陸上才易發揮其效力。一遇海洋便失掉作用。試問你有多少人馬來填滿那汪洋的大海，試用你有甚麼方法來控制那較瓊州海峽廣達數倍的臺灣海峽?

況且臺灣又有金門、馬祖、澎湖諸島為前衛，如果不能先攻佔這些前衛，亦休想進攻臺灣。依敵人過去攻略的程序看，慣是：先攻下徐州然後進攻蚌埠，先攻下南京然後進攻上海，先攻下贛州衡陽然後進攻廣州桂林，所以我敢斷定敵人決不敢犯兵家所忌——不先攻佔金門、馬祖、澎湖諸島，而單刀直入先攻臺灣。即退一步說，假設敵軍能攻佔這些小島，亦決不能攻下今日擁有強大戰鬥力和獨立作戰體系的臺灣。尤以今日的臺灣，不同於鄭成功的孤立時代，必得世界反共力量的最大支持，更非朱毛所能征服的。

雖然，但朱毛一向把人命當作畜類似的，也許今後將以少數機帆部隊來作流寇式的竄擾，或為肅軍（蘇俄為消滅狄托份子，勢必肅軍）而借刀殺人，驅使過去投降的國軍及認為不穩份子，蜂擁渡海來攻，然這祇是「填海」與「餵魚」的表演，休想闖近臺灣的海岸線。

固然朱毛亦非不知以現有的軍力不足以攻取臺灣，但為鞏固既得政權及消除國軍將來的反攻，其處心積慮當欲得臺灣為快，然此我可替他設計一下，即他欲得臺灣，必須具有如下的先決條件：

一、百艘軍艦（如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掃雷艇、運輸艦等編成兩個艦隊）

二、千架飛機

三、萬枚飛彈（以福建為某地，向臺灣發射）或兩顆原子彈

可是朱毛今日是否具有這些條件呢？任何人都會應之曰「否」。雖然，縱使蘇俄今後陸續供給他一些軍艦飛機，然除別有用意外（按最近俄以飛機人員接濟朱毛，意在供其防空，并監視朱毛，使他不敢學做狄托）亦不夠朱毛用以攻臺。又，縱使蘇俄立即把遠東所有船艦全部撥給朱毛，並給以千架飛機，但這些兵艦飛機所需的基地，多為我海空軍所破壞與控制，非短期間所能修復擴充，至於技術人員的養成，更非一朝一夕的事，尤其恐不待飛彈及原子彈的供給，而已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了。但以外強中乾的蘇俄，他是最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三年內當不敢出此。再就今後敵我海空軍的擴張說：值茲美國以全力援助世界各國反共的新形勢之下，它決不會比我快擁有百艦，我已擁有五百

艦，它有千機，我已擁有五千機，它若有何新武器，我會有更新武器，像這樣依然控制不了臺灣海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海峽，便沒有辦法大規模登陸臺灣，縱使一部份僥倖偷渡登陸，然因不能控制這個海峽，便不能源源增援與補給，於是在我優勢陸海空軍的圍剿之下，唯有全歸消滅。

要之，朱毛如果沒有具備上述的條件，即俄機俄艦俄彈的充份援助，他絕不能進犯臺灣。倘若我們惑於共方的宣傳和謠言，以為朱毛僅憑那些機帆商船及少數投降艦艇為運輸與掩護的工具，便可渡海「解放」這個在軍備上擁有優勢海空軍及堅強工事，在地形上利於守不利於攻的臺灣，那未免太沒有軍事常識了。大家倘若再證以過去共軍在金門步登諸島的失敗，更可知臺灣真的是必可固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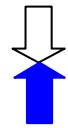
兵法說：「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後臺灣當不怕共軍來攻，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的凡爾登，但尤要把握時機，壯大戰力，發動游擊，爭取友軍，由退而進，由守而攻，早日跨海打回大陸！

三九、五、十日

附二、三線殲敵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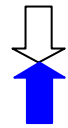
東 南 海 岸

第一線 ▬▬▬▬▬▬ 俟敵集中時，使用空海軍擊破之，此為上策。



臺 灣 海 峽

第二線 ▬▬▬▬▬▬ 俟敵渡至半路時，使用空海軍擊潰之，此為中策。



臺 灣 海 岸

第三線 ▬▬▬▬▬▬ 俟敵登陸時，使用陸海空軍擊敗之此為下策。

附註：以上三線殲敵戰法，亦名 ☰ 乾卦殲敵戰法，雖分上中下三策，但併用之亦可，上策不成，求之中策，中策不成，再求下策，務期殲敵而後已。

附三、從《孫子兵法》證明共軍攻臺必敗

《孫子兵法》是世界一部現存最古的兵書，也是世界一部最有價值的兵經，它的價值，並不因時代的變化而消失，反如一顆明珠，永放光芒。他所建立永久不朽的原則，順之者勝，逆之者敗，不特可用以說明過去歷史上每一次戰爭的勝敗，即未來新戰爭的誰勝誰敗，亦可憑而推知。十年前有人把它證明日軍侵華的必敗，也有人用它分析德軍攻蘇的必敗，結果都應驗了。值茲共軍攻臺謠傳極盛之時，有許多人正在提心吊膽臺灣將守不住，所以我便抽暇來寫這一篇蕪文。

日人過去很醉心孫子，其研究孫子之精，與著作之富，世界莫與倫比，然所發動的侵華戰爭，其最初的勝利基於符合孫子，而最後的失敗，則由於違反孫子。今日朱毛以至各級共軍將校雖亦研究孫子，運用孫子，僥倖取勝於大陸，如欲攻臺，則非失敗不可，因為他攻臺的初步經已失敗，同時又犯著孫子「不可攻」的原則。

朱毛向精於「用間」，對孫子所說的五間——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過去莫不盡其利用之妙，且不「愛惜爵祿百金」，又「賞莫重於間」。故在未戰之先，其間諜群已滿佈我內部，到處散佈謠言，挑撥離間，竊取機密，所以往往弄至一接戰或未接戰，我軍便瓦解了。朱毛今日能夠奪取了整個大陸，我想他必私心竊喜地說：「我用間成功了，我得第五縱隊同志們的幫忙太大了。」可是他這次對臺的用間，卻失敗得很慘，也可以說是他對臺進攻初步的失敗。在這一次用間上，他卻弄到一個吳某當他的高級間諜，想欲把握著孫子所說：「昔殷之興也，伊摯再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的原則，否料吳某被破案了，再有洪某蔡某相繼破案，幾把所有共諜一網打盡，我想朱毛攻臺的三軍，將難「所恃而動」吧！

然而朱毛在史丹林的指揮之下，一為鞏固既得政權，二為完成征服亞洲的迷夢，攻臺之舉，勢所難免。然而攻臺將是怎樣違反孫子的原則，且讓我來個分析：

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為制勝的先決問題，共軍如攻臺，他對這四個問題，因上述間諜的相繼破案決不會全知，極其量知其一半而已。正如孫子說：「如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做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然而共軍僅知其半，是沒有必勝把握的。尤以在地的方面，我扼有臺灣海峽之險，如無優勢海空軍，絕難飛渡。在天的方面，臺灣每年則有所謂七、八、九、十月的颱風季節，如今年颱風季節前不能進攻，便要等待明年，明年此季節前不能進攻，又要等待大明年，這樣坐失時機，必招致惡果無疑。倘若冒險進攻，一遇颱風，則恐未接戰而全軍已葬身魚腹了。一〇二八年元師遠征日本的慘敗，即因不知日本的天時，當時元師數千艘戰船集中於日本的鷹島，鷹島原為颱風所常通過之處，且潮流急激，宛如我們有臺灣海峽，正在準備向日本本土登陸時，適值七月之晦，颶風挾其暴雨而至，把元艦打得翻天覆地，人馬漂流，十萬雄師，盡填惡海，不久元也亡

了。至於拿破崙與希特勒進攻莫斯科的失敗，也是因困於「冬將軍」，天時的難測有如此。

「守勢為最有利的作戰形式」，克勞塞維慈有此主張，孫子早有指示，他說:「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而今日臺灣乃守勢作戰的最理想基地，且又無守勢作戰的弱點——兵力劣勢，現我海空軍既比敵占優勢，即當面陸軍亦占優勢（就共軍渡海的運輸力說），乃立於主動地位「致人」，即使共軍自至，任我殲滅，那當可勝操左券。其次，敵的渡海來攻，更犯著孫子幾個不能犯而必犯的原則，如惰歸、亂譁、遠勞與飢餓等，孫子說：「是故朝氣銳，晝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共軍攻臺的最短距離為發自閩浙沿海基地，所乘的機帆須經過十五至二十五小時的航行，在這漫長的航行中，除迭遭我海空軍的轟擊，死者死外，其未死者，氣亦已頹喪（惰歸），加以舟小顛撲於驚濤駭浪之中，身心疲勞，又因昏船嘔吐，不思飲食而陷於飢餓，上岸時混亂不堪，或發生譁變，（或未動程時已發生譁變，如最近廈門有共軍兩團為怕驅其渡海攻臺，便譁變了）像這樣的軍隊，已變為疲兵病兵，是不能戰的，戰則必敗。反之。我軍則為「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那有不打勝仗的道理。過去日俄之戰，東鄉元帥於對馬海峽，大敗由波羅的海東來的俄國艦隊，於戰後道其致勝之理說：「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已可想見。

又，共軍的攻臺將無糧可因，因我必實行空室清野，而陷敵於如孫子所說：「軍無糧食則亡」。再，共軍的攻臺，亦等於「攻城」。孫子說：「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因今日臺灣已成為堡壘化，儼如一座鋼城，敵如來攻，適等「以卵投瑕」，不祇殺其三分之一，必殺其全數，不祇成為朱毛的小災，且成為大災，由此趨於滅亡。

還有：我軍對共軍的侵入作戰，更可發揮「常蛇戰」的優點，孫子說：「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這就是說，倘若共軍攻我基隆，則遠在高雄之兵，朝發夕至，攻我高雄，則基隆之兵亦然，攻我臺中，則高雄基隆之兵俱至，推而至於到處被攻，亦莫不然。即由我具有鐵路與公路交通便利的優點。何況我守臺之兵，又是孫子所說:「死地則戰」，「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鬥」的哀兵。

孫子的原則將在臺灣的攻防戰上得到顛仆不破的證明了。本來朱毛以賣身投靠為榮，已將所有國粹摧毀以盡，但他卻不敢輕視孫子，尤其摧毀不了孫子不朽的原則。依於上述，可見朱毛如攻臺，勢必慘敗，其逃不出孫子的原則，正如當年德日逃不出孫子的原則。然而他卻遲遲未取動手，也許因準備未週。但孫子說：「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所以朱毛攻臺固敗，不攻臺亦敗，我們且正視著吧！

三九、六、十日完稿

附四、從克氏《大戰原理》論臺灣攻防戰

客中偶翻拙譯克勞塞維慈將軍《大戰原理》，於讀完守勢攻勢兩篇後，不禁驚嘆：克氏已為來日臺灣的攻防大會戰說明我的必勝，敵的必敗了。

克氏是十九世紀的大軍事家，曾歷充普魯士軍團參謀長，軍官學校校長，砲兵總監等職，其所著《大戰原理》一書（有譯為《戰爭論》），在世界兵學上確是一部燦爛而震撼時代的傑作，史蒂芬元帥評為具有「驚人的生命力」及「永久的價值」。史布爾將軍批判說：「克氏學說的永久法則，雖然他的適用形態是會繼續變化著，但不論在任何戰爭的場合，人們必須依據他的法則去觀察，去研究才可。」所以我們現在依克氏的法則來觀察和研究臺灣的攻防戰，自可得到完滿的答案了。

克氏於探討腓特烈大王戰史，觀察拿破崙戰爭及研究其他戰史軍事學術後，便在其「大戰原理」一書上強調：「守勢為最有利的作戰形式」。今日我們防守臺灣即是守勢作戰，那當比共軍的攻勢作戰為有利了。

克氏在守勢篇的第一章說：「守勢是抵抗敵之攻勢，而粉碎其企圖之謂，其特徵係等待敵的進擊，即在實戰上，守勢常是相對，不是絕對的。守勢本身的目的，在維持現狀，於每一部份上，欲殲滅敵軍，則常要伴著探取攻擊的各種動作。」這不啻說明了我們臺灣保衛戰的本質。克氏跟著指出守勢的價值有兩點：「（1）等待之利：由於攻者誤認、恐怖、怠慢等所生的一切躊躇，防者均可因之而造成有利的結果。（2）地形之利，」克氏又從戰術上，比較攻防兩種手段的利害，認為戰鬥的勝因即：攻者

實行全體的（以軍的全部）奇襲為有利，防者則以實行部份的奇襲為有利，攻者須企圖包圍攻擊其全體為有利，防者則以完成部份的包圍企圖為有利，至於地利專屬於防者。再，從戰略上比較攻防兩種手段的利害，認為戰略的勝因即：攻者戰略上的奇襲比較戰術上的奇襲，其效用更大，但非乘防者的過失不可，且此種現象不常有。防者乘攻者兵力分離之際，而奇襲之，利益屬於防者。攻者火力包圍的不可能及交通線當侵入敵國時，易發生弱點，防者在戰術的場合較可減少退路的威脅，及活用內線的效果。攻者侵入敵地愈廣，則戰場之補助作用效果愈減少，防者則有要塞的協助，糧食及補給等的便利。防者有國民軍的協助，民眾武裝的蜂起等利益，而攻者則無（如臺灣內無匪患），又地形之利專屬於防者，而攻者則無。至於攻者雖具有精神的優越，但防者憑將帥的才能，而巧為利用之，則尤優。克氏依於上述的綜合研究後，便斷定守勢此攻勢為更有利的作戰形式，是真知灼見！克氏更進一步斷定說：「大抵防者取守勢時，兵力常比敵為寡且弱，不過對於優勢的兵力而收守勢的防者，則攻勢亦未必成功。」現我防守臺灣正擁有優勢的海空軍，亦擁有優勢的陸軍（就共軍的渡海運輸力說），於此，對於共軍攻臺的必敗，我軍守臺的必勝，已可推知過半了。

其次，讓我再就克氏關於守勢會戰的要塞，防禦陣地，民眾武裝及地形諸端的立論而給予臺灣攻防戰一個較具體的說明：

克氏說:「守勢會戰主要的是利用要塞或陣地而施行。」又說：「守勢時，要塞的價值，遠比攻勢為大，即攻者不能使用國境附近的要塞，反之防者卻可適切在利用深設於內的要塞。」現

我對共軍渡海進攻，則擁有過去日人所慘淡經營而又經過加強的基隆、高雄、馬公諸區要塞，這是共軍所無的，須知攻擊要塞為兵家最忌，第一次歐洲大戰德軍屢攻凡爾登要塞不下，兵力消耗過大，死傷達五十萬人，便垮臺了。至就防禦陣地說，我已於臺灣沿岸設有如克氏所說的「堅固陣地」、「設堡陣地」、「側面陣地」，如敵來攻，必遭我強烈的砲火所消滅，何況尚有海空軍與戰車群的助戰。

克氏說：「在國內防禦上，防者可以得到民衆很大的協力，如軍需補給，諜報等，反之攻者欲向民眾課徵時，要出以武力的強制，則很困難和麻煩，民眾的協力愈密切時，便變為武裝蜂起，即武裝自動參戰，像拿破崙苦惱於西班牙國民武裝的戰例，便可見其效力的偉大。」臺人向富戰鬥性，過去所謂「三年小亂，五年大亂。」便是證明。所以我們應利因其戰鬥性予以組訓，使其協力作戰，制敵死命。克氏說：「地形為戰略上的一個要素，影響於攻守極大。」現我守臺灣與敵作戰正佔有優勢的有利地形。如臺灣海峽，即等於克氏所說的足以制敵死命的「國土鎖鑰」，如果共軍對這個鎖鑰，沒有辦法打開，則一切無從著手，休言攻臺。克氏在書中雖沒有提及渡海作戰，但相當的渡河作戰，則論之頗詳，他指出河川可以增強防者的抵抗力，乘其半渡而擊之，又可以予敵交通線的威脅，海峽更不待說。所以共軍沒擁有優勢的海空軍，當不敢渡海攻臺，縱冒險偷渡成功，其交通線與退卻線必被我海本軍截斷而陷於絕境，亦即克氏所說具有「對側動作」的價值。次就山岳與森林而說：臺灣為山岳縱橫，林木蔽天之地，尤以東部懸崖峭壁，更令共軍裹足不前，不待說，這是對我有利，對敵不利的。克氏說：「山岳影響於用兵最

大，就中如使攻者行動不便及強化當地部隊的抵抗力，往往以山岳防禦的防者處於絕對有利地位。」又說：「在森林蔽天的國度，則不便於攻者的作戰，又以敵方小部隊不時的出擊，便足以威脅攻者的交通線。」且兩者均可作為民眾蜂起的據點。

還有，克氏說：「國際間利害的錯綜，足以促進政治的均衡，並有維持現狀的傾向，故防者為維持現狀採取自衛行動，便易取得同盟諸國的同情與協力，成為有利的援助。」現在臺灣地位足以決定亞洲的命運，如果臺灣一失，則東南亞各國均受威脅，而美國太平洋防線亦發生破綻，故美國在共軍未攻臺前，即派其第七艦隊前來參加防衛，這真是一個積極的「協力」，成為我們「有利的援助」。

最後克氏再指出戰略攻勢的極限說：「攻者絕對的戰鬥力的逐漸減弱，係由於下列各種原因：（1）為保有戰略地，須分兵守之。（2）為使交通線安全，不阻礙糧食的補給，必須佔據其背後各要點。（3）因戰鬥及疾病的損耗。（4）因策源地的遠隔。（5）因包圍要塞及攻城的損耗。（6）因人力的疲勞。（7）因同盟國的背叛。」這也足以有助於我們了解共軍攻臺的必敗。但僅憑臺灣會戰的勝利，依然不能「打倒敵人」，欲根本「打倒敵人」，一俟我戰力的優越，必須毅然「轉為攻勢」，即跨海反攻大陸。正如克氏說：「守勢作戰的直接目標雖屬保守，但要打倒敵人，非跟著轉移攻勢不可，換言之，要想打倒敵人，先取守勢形式。就一八一二年戰役（浴日註：拿破崙攻俄）的一面說，可以看出俄軍係先取守勢的形式，而開始作戰，一至法軍的戰力消耗殆盡，方突然轉為攻勢而打倒之。」這不啻又是給我一個英明

的指示。克氏的戰理真是偉大。所以我們希望守臺的將校們研究《大戰原理》並運用《大戰原理》，使克氏的戰理與我們祖傳的《孫子兵法》同在今日東方戰場——神聖的反共抗俄戰爭上再開燦爛之花。

三九、六、廿八日

附註：克氏原文係摘自拙譯：《大戰原理》